

4.2 傳道者對生命意義的探索 (1:12-12:7)

4.2.1 對探索之旅的描述 (1:12-18)

- ◆ 「我一傳道者曾佇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王。」 (1:12)
 - 傳道者自稱曾經「做以色列王」，塑造自己有如所羅王般的權力、財富與智慧的王。
 - 這純屬傳道者虛構自己是君王，可能要向讀者保證傳道者擁有最豐厚的資源來進行這場生命意義的探索。
 - 這意味著，連這位集權力與智慧於一身的領袖都無法找到生命的意義，那麼世上大概沒有任何人能夠做到了。
 - 古代近東有「王室遺訓」，君王試著將自己的智慧傳承給他人，但諷刺的是這份遺訓只帶來了謎團與痛苦。
- ◆ 「我專心用智慧研究查考天下所發生一切的代誌，就知這是上帝所互人無意義的勞苦。」 (1:13)
 - 「專心」意味著全心的投入。
 - 「研究」：深入探究事物的根源，若研究的對象是上帝，就是「尋求」上帝。
 - 「查考」：意指從各種角度調查某個主題，在舊約中，以色列人派偵探進入迦南「窺探」。
 - 這兩個動詞意義相差不大，重點在於傳道者想要自己探索「天下所發生一切的代誌」，這與 1:3 所說的「勞苦」是同義。
 - 這意味著傳道者將來一場生命意義的探索，也是一場試圖釐清人類處境本質的掙扎。
 - 對傳道者來說，尋求答案的關鍵在於「用智慧」，是智慧文學中的〈箴言〉為背景，尤其是「敬畏上主是智慧的開端」 (箴 9:10)。
 - 然而，傳道者在「智慧」的運用上帶有諷刺的意味，他想要尋求答案的方式，是透過自我意識，包括觀察、理性與經驗，因此，探索的過程中，「我」佔據主導地位。
 - 令人震驚的是，傳道者在探索的過程中似乎遭遇到挫折，因此，他才會說「就知這是上帝所互人無意義的勞苦」。
 - 原文的「勞苦」有「惡事」的意思，似乎在批判上帝所成就是「邪惡」的。

- ◆ 「我觀察日光的下面所發生一切的代誌，看出一切攏是空虛，攏是掠風。」（1:14）
 - 傳道者強調他所觀察的是「日光的下面」所發生一切的事，而回到 1:13「天下」放在一起看，意味著他在觀察時沒有訴諸於上帝的啟示，而是完全建立在親身經歷與經驗觀察之上。
 - 他的結論就是「一切攏是空虛」，都是「無意義的」，或者是「謎團」。
 - 另一個結論是「攏是掠風」，「掠」有放牧、奮力爭取以及渴望的意思，「風」是讓人無法掌握的，因此，「奮力爭取」是毫無斬獲的。
 - 人藉著自己的親身經歷與經驗觀察，是無法掌握日光之下的生命意義，意義或許存在，卻無法掌握，帶給人極大的沮喪感。
- ◆ 「彎曲的膾當互伊直；欠缺的補膾滿。」（1:15）
 - 既然這世界是出於上帝的旨意（1:13），構成萬物存在的法則既堅定又可靠。
 - 那麼，這些法則注定某些我們所抗拒，並與之搏鬥的事物依然存在，譬如，世上「彎曲」（扭曲）或者是「欠缺」（匱乏）。
 - 傳道者並沒有否認意義的存在，只是發現無法掌握，此時「空虛」的意思比較接近「謎團」。
- ◆ 「我想講，我有大智慧，比前到今所有治理耶路撒冷的人較有智慧；我嘛有吸收真多智慧及見識。」（1:16）
 - 傳道者進行了內在的對話，他有自信自己的智慧是超越前人，這並非單純的自負，而是他知道縱使吸收再多的智慧及見識，似乎無法生命意義的謎團。
- ◆ 「我專心致意明白智慧，愛明白癡狂及愚戇，就知這嘛是掠風。」（1:17）
 - 他曾努力研究智慧、癡狂及愚戇，但最終仍無法得到任何結果。
- ◆ 「因為人愈有智慧愈有煩惱，愈有智識愈有憂傷。」（1:18）
 - 他對「智慧」的體驗，所帶來的是煩惱與憂傷，這顛覆傳統對「智慧」的觀念是帶來喜樂與生命。

- 傳道者所遇見的是因知識增長而產生的苦楚，是精神上的煎熬，並非肉體上的懲罰。

◆ 省思

- 〈傳道書〉顛覆了舊約智慧傳統所描繪智慧為生命與喜樂的泉源，反倒是痛苦地發現，當智慧被用來探索「日光的下面」的萬事時，智慧只是導向無法解開的謎團與無盡的痛苦。
- 傳道者強調一種「自我意識」、「我」的認識論，也就是透過自我意識，包括觀察、理性與經驗，想要了解生命的意義。
- 現代哲學家笛卡爾名言「我思故我在」，意味著當我思考時，就能尋找生命的意義，強調透過理性、科學去思辨，就能為生命找到終極的意義與穩固的根基，卻揭開了人們認知的局限性。
- 二十世紀一開始，人類對理性與進步懷抱極大的信心，讓為它們將引領我們邁向烏托邦，後來這份希望徹底動搖，就如傳道者的提問，正是我們這個時代不斷面對的問題。
- 當人們把自主、理性、科學與進步奉為至高無上的「智慧」，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大屠殺、核武威脅與生態危機後，讓我們認清看似是「智慧」，卻是愚昧的。
- 就如 1:18 所說的「人愈有智慧愈有煩惱，愈有智識愈有憂傷。」
- 傳道者認為尋求生命意義是上帝加諸在人類身上的「勞苦（惡事）」（1:13），提出了「懷疑」，提醒並非所有自稱「智慧」的事真的都是「智慧」。
- 或許，這樣的「懷疑」也推向人們去質疑上帝的存在，但不可否認「懷疑」所扮演的角色。
- 面對世界上令人感到痛苦與無奈的事，不公不義、資源匱乏……等，上帝將「為何」這樣的懷疑放在我們的心中，即使探索真相會帶來痛苦與沮喪，但終究要尋求「智慧」。
- 〈傳道書〉沒有給予廉價的安慰，而是誠實地接納這份理智上的痛苦，陪伴我們在無解的謎團之中，與上帝的創造和生命意義持續掙扎、搏鬥，這是信仰旅程真實且無可避免的一部分。

4.2.2 享樂與美好生活的探索 (2:1-11)

- ◆ 「我對家己講：來，來追求享樂，看有什麼好處。結果，這嘛是空虛。」 (2:1)
 - 這段是傳道者宣告將探索「享樂」的真實價值，但他一開始就下個結論：「追求享樂是沒有意義的」。
 - 這段對話很明顯的是傳道者與自己內心的對話，用「來」敦促自己採取行動，帶出生命的反思。
- ◆ 「我講：耍笑是癡狂；享樂嘛是空空。」 (2:1)
 - 傳道者對自己的內心說出他享樂做出評斷，他驚呼「耍笑是癡狂」，就如他自己在 1:17 中所說，探索生命意義有一部分是為了認識「癡狂」，這並不能帶來滿足。
 - 在 1:18，他觀察到「智慧」只帶來煩惱與痛苦，他可能想或許答案在於直接追求享樂，但結果去令人費解，發現享樂終究無法滿足他，也無法解答他的探索。
 - 傳道者透過享樂獲得生命意義的可能性是否定的。
 - 事實上，「歡笑」（耍笑）以及「享樂」往往掩蓋著悲傷與憂愁（箴 14:13）
- ◆ 「我想欲用酒互身軀爽快，過愚戇的生活。毋拘，我的心猶久愛互智慧引導，通知人短短的一生什麼是上好的生活。」(2:3)
 - 起初，傳道者想要透過最感官的歡樂，「酒」來開始探索。
 - 「用酒互身軀爽快」：想要透過喝酒讓身體能夠「爽快」，原文為「支持」身體，期待能夠在短暫的人生中找到有價值的事物。
 - 傳道者本想要讓自己在喝酒中支撐他度過這場關於生命意義的探究，但這是過「愚蠢的生活」。
 - 他仍想要過「互智慧引導」的生活，這不是「愚蠢」的對立面，而是探索世人所定義的享樂，並將這杯飲盡，以驗證它是否真的賦予生命的意義。
 - 人的一生短暫，或許生命的答案就在於把握當下，盡可能從中獲取最大樂趣。